



敦煌体育研究

► DUNHUANG TIYU YANJIU

► 陈 康◎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敦煌体育研究

DUNHUANG TIYU YANJIU

► 陈 康◎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体育研究 / 陈康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61 - 0315 - 9

I. ①敦… II. ①陈… III. ①敦煌学—古代体育—研究—中国 IV. ①G812.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525 号

责任编辑 门小薇 (xv_men@126.com)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体育史学要有大的发展，相关学科的基础研究非常重要。本书的特点就是从构建体育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入手，把敦煌体育史料研究的方法归入体育考古学的范畴，再以敦煌体育史料及相关资料为基础进行研究分析。近现代西方考古学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尤其是从斯坦因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研究开始，无论是丝绸之路考古，还是敦煌学的研究，新材料的发现一直是这一学科的方向和前沿。

这是本书所要突出的重点。

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研究人的身体活动的科学，它离不开人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我们研究体育科学，绝对不能从体育到体育，因为人类社会一开始是没有体育这个概念的，体育是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中派生出来的。如我们要研究体育经济学，首先要深入研究经济学，然后才能研究经济学中的体育经济现象。敦煌体育研究的是敦煌壁画、遗书以及周边地区的史料中所承载的不同历史时代的古代人类参加体育活动的信息。它研究的是敦煌学中的体育部分或者说是体育考古学的敦煌体育部分。所以我们首先要深入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敦煌学的概念。重点要对不同时代的敦煌壁画、遗书及相关史料中的古代人类的体育活动以及历史背景做深入研究。

敦煌体育，是指在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及藏经洞文献和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的体育遗物和遗迹，比如角斗、射术、剑术、徒手格斗、相扑、武舞、围棋、气功、体育器械、场地、规则等方面的内容，兼及敦煌史地中的体育内容。这些都是敦煌体育研



究的范围和对象。我们现在深入研究敦煌体育的目的，就是为灿烂而不完整的中国体育史提供极富价值的新材料。大凡中国中古时代的体育，都可利用敦煌学资料来填补空白或纠正错误。比如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火娃”形象，就可以在敦煌壁画中找到出处。

敦煌体育研究无论从敦煌学、考古学，还是体育史学来看，都是一个新型的研究领域，属于交叉学科，因此，本课题涉及体育史学、敦煌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在我们多年研究中发现，敦煌学领域的许多基本材料都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加以论证，那么敦煌体育的学科归属问题就出现了，完善和发展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体育考古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主要思想是通过敦煌壁画、雕塑及其相关地域有关中国古代传统体育的实物资料的调查研究，探索中国古代体育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最终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体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主攻的关键是对新材料的挖掘研究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独到之处是运用考古学和体育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敦煌古代体育史料，为构建体育考古学的理论体系，打好实践研究的基础。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借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诸如考古调查等室外搜集材料的方法，也就是用田野考古技术来搜集相关的材料，具体如照相、测量、绘图、统计等各个方面，也要借用文献史料（主要是与体育相关的材料）来印证历史上的诸多体育项目，这里就有一个考古学上的研究方法和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结合问题。在考证、惩妄、备异、论辩四个方面就中国传统体育的社会职能和文化价值进行梳理。

关于敦煌体育，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或深或浅的研究。目前，对敦煌壁画和敦煌遗书中的体育史料的研究，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继续进行：一方面，可以对已研究的成果进行深入的再研究，成果要尽可能的接近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挖掘敦煌体育研究的新材料，尤其是地下文物和传世文物，这些体育文物对敦煌体育史料的研究来说是新材料的补充。河西走廊各县市博物馆的体育文物，

甚至是丝绸之路上的体育文物，还有传世的体育文物，都应该纳入我们深入研究敦煌体育的范畴。

李重申教授在敦煌体育研究的领域是老前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许多研究成果给了我启发和帮助。这本书是给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点的研究生上“敦煌体育”课的主要材料，是我多年研究敦煌体育的科研成果，也选用了其他敦煌学专家和我的研究生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第一章至第二章中选用了李伟国先生、荣新江教授、刘金宝教授、谭世宝先生、宁可先生、颜廷亮先生的研究成果；第四、七、十一章是段小强教授和我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一些问题是我和2007级研究生贾兆滨同学、杨永波同学以及2008级研究生尹铮同学合作完成；第九章是我与2007级研究生张正中同学合作的研究成果；第十二章选用的是卜键先生和兰州交通大学郝招教授的研究成果；第十三章选用的是我与2008级研究生曹明同学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第十四章选用了我与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耿彬老师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一部分选用了李重申教授的研究成果；第十五章选用的是敦煌研究院胡同庆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是我与耿彬老师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

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2009级研究生刘传运、周丽、孟丽娜、孙晓玲、廖康利、杨桂兰、陈双鲁、李虎、刘小斌、史小磊同学帮我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工作。孟丽娜同学帮我完成了很多打字工作。在这里一并感谢他们！

2010年12月30日 于兰州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敦煌	1
第一节 丝绸之路 / 2	
第二节 “敦煌”词语探源及其地域、文明的含义 / 5	
第三节 敦煌的历史 / 11	
第二章 敦煌学与敦煌体育	19
第一节 何谓体育 / 20	
第二节 敦煌学的定义 / 25	
第三节 敦煌体育的概念 / 28	
第三章 敦煌体育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3
第一节 敦煌体育研究的历史 / 34	
第二节 敦煌体育研究的现状 / 38	
第三节 敦煌体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 40	
第四章 敦煌体育研究的方法	45
第一节 体育考古的历史 / 47	
第二节 体育考古学的概念 / 48	

- 第三节 体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 51
- 第四节 体育遗存的调查与发掘 / 62
- 第五节 体育遗存的测年方法和年代 / 66
- 第六节 古代人类体质考古 / 68

第五章 敦煌体育文物调查研究 71

- 第一节 金塔县新石器时代的射猎石器具 / 72
- 第二节 河西地区的古代青铜箭镞 / 81
- 第三节 敦煌民间发现的古代围棋子 / 89
- 第四节 甘肃东南部发现的“石球” / 101

第六章 敦煌博弈 109

- 第一节 敦煌围棋 / 111
- 第二节 敦煌象棋 / 124

第七章 敦煌武术 139

- 第一节 对敦煌武术史料研究的几点看法 / 140
- 第二节 敦煌武术史料考略 / 145
- 第三节 敦煌武术的社会学功能 / 153
- 第四节 宗教祭祀中的武术 / 165

第八章 敦煌射箭 173

- 第一节 北朝民族的射箭 / 175
- 第二节 射礼在北朝民族政权的继承和发展 / 178
- 第三节 唐代的射术 / 182

第九章 敦煌“田径” 185

- 第一节 奔跑（走）类运动 / 186

第二节 跳跃类运动 / 191

第三节 投掷类运动 / 194

第十章 敦煌游泳 199

第一节 游泳的起源 / 200

第二节 军事中的游泳 / 204

第三节 民间的游泳 / 207

第十一章 敦煌马球 215

第一节 唐代马球运动概况 / 217

第二节 唐代马球器具 / 218

第三节 唐代马球球场 / 222

第四节 唐代马球规则 / 224

第十二章 敦煌角抵与相扑 227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角抵戏 / 231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相扑 / 239

第十三章 敦煌养生 245

第一节 养生的发端 / 246

第二节 静呼吸类养生 / 247

第三节 动呼吸类养生 / 259

第四节 服食类养生 / 264

第十四章 敦煌游戏 267

第一节 敦煌“聚沙” / 268

第二节 敦煌“投壶” / 276

第三节 敦煌竹马、风筝 /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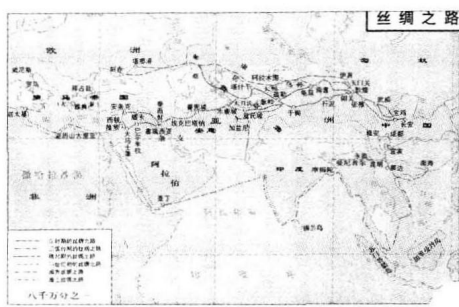
第四节 敦煌秋千 / 282

第十五章 敦煌胡旋舞 285

第一节 何谓胡旋舞 / 287

第二节 敦煌“胡旋舞”图像研究述评 / 294

第一章 敦煌



我们进行体育科学的研究，绝对不能从体育到体育，体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并没有专门的“体育”，它客观存在于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中，它是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中派生出来的。我们要研究“体育”这种文化现象，就要首先研究产生“体育”这种文化现象的其他社会文化的基础理论。敦煌体育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敦煌学就像一本大百科全书，它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历史资料，其中也有许多有关中国古代人类身体活动的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在敦煌，但它浓缩的是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研究敦煌体育也就是研究中国古代人类体育活动的历史。这些古代史料为什么在敦煌，而不在其他地方？为什么藏经洞里放了跨度达 1000 多年的古代文献资料？是谁存放的？学者们研究了几十年，也没有全部搞清楚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敦煌体育，首先就要了解有关敦煌的地理、历史、文化及其相关的问题，才能发现敦煌文书、壁画、文物中记载的古代体育产生、发展、演变的蛛丝马迹。

第一节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对远古以来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东西交通道路的雅称。它不仅是世界最长的一条通商之路，也是古代人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之路。世界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条道路上或其周围地区。

“丝绸之路”具有数条干线和许多分支，但大致可分做四条：第一条是草原丝绸之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通道；第二条是沙漠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作是沙漠绿洲之路），指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第三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路；第四条是西南丝绸之路，指经过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远的通道（如图1所示）。

一般人所说的“丝绸之路”，主要指沙漠绿洲之路。

汉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是东面始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陇西、金城（今兰州）进入河西走廊。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北、西道，分岔点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可西行至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康居、奄蔡、安息（今伊朗），最远可达大秦（罗马帝国）的梨轩（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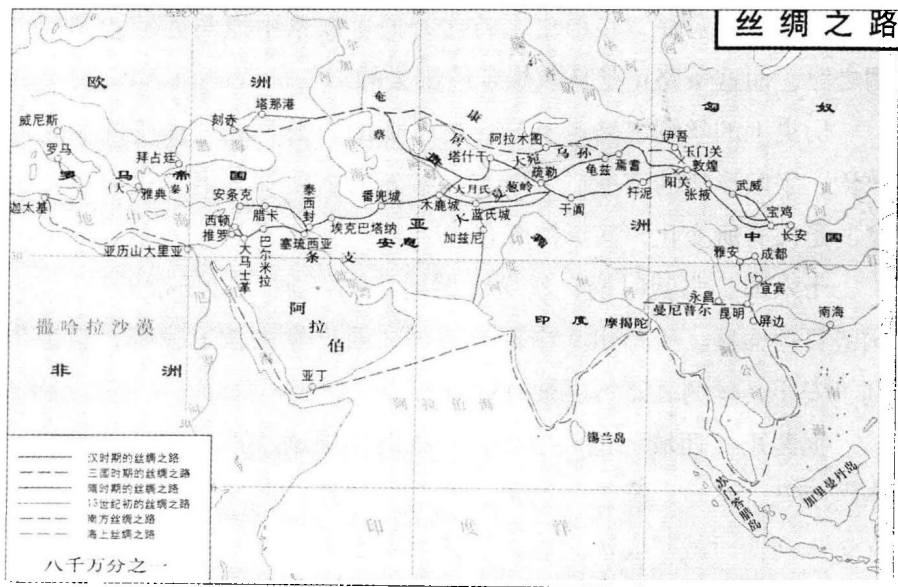


图1 丝绸之路①

(今克什米尔西北之达地斯坦)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河下游),乌戈山离(今阿富汗与伊朗交界处的锡斯坦),西南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安息和罗马等地。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在古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境,陆上丝绸之路干道经过这里由东往西去,使得敦煌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亚欧大陆出土的考古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在先秦的典籍中,把西方运来的玉称之为“禺氏边上之玉”,“禺氏”即月氏,表明在中原与西域直接沟通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扮演着向中原运输玉石的角色。大概正是因为于阗的玉源源不断地经过敦煌运到内地,所以当汉武帝在敦煌西北设立第一座关时就把它叫做“玉门关”了。丝绸之路的中国段的前身就是“玉石之路”。公元前138年,汉

① 资料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

中人张骞应征前往，在历史上首次打通了联系中原与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而这条路正是从敦煌延续出去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被废弃。

十六国、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时通时不通。隋炀帝即位以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

据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三条西行道路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成为罗马帝国时髦的服装原料；同时，西方各国珍禽异物、宗教思想，也陆陆续续流入中原。位于丝绸之路干线上的敦煌，成为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

盛唐时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伕，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西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

丝绸之路是如何衰落的？在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连接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为了保证过往使团的需要，蒙古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在敦煌和河西的瓜州、肃

州等地设置了驿站，敦煌是河西通道上的一个重要补给站。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北方草原之路的继续频繁使用，敦煌未能恢复中西交通必经之路的地位。明代，自宋元以来日渐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第二节 “敦煌”词语探源及其地域、文明的含义

一、“敦煌”词语探源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域名称命名的学问，那我们就要首先搞清楚这个地域的名称为什么叫“敦煌”。作为一个地名，“敦煌”从汉代到清代也写作“燉煌”。《史记》中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①，这是“敦煌”这一地域名称在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的。“敦，大也。煌，盛也”^②，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③，认为敦煌对于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敦煌。

关于这个词的来源和含义，目前学术界有这样几种看法。日本人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篇》考订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 Tokhara 的译音，而都货罗就是在汉代初年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的音译。

①（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②（东汉）应劭注释《汉书》。

③（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刘光华先生认为，“敦煌”一名在战国和秦汉之际就出现了，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这个汉音写名的发明权有可能就是张骞。东汉应劭从汉语之字面意义上给予解释。土著居民称呼“敦煌”的这一土名，其所指地区的范围可能比日后汉代设置的敦煌郡要大。

1986年，海风的《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一文认为“敦煌”一词可能与希腊人有关。希腊在公元前3世纪建立的大夏国，其控制的疆域就已经到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赛种人或赛人世居于敦煌。

与此相反，王翼青先生则认为敦煌与希腊人无关，因为海风先生的说法有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即将我国古籍中记载的“赛人”或“赛种”和古波斯文献中的 Saka 人，也就是将 Scythians 人当做希腊人的一支。这个游牧民族实际上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许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至我国西北地区，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后，以锡尔河为界与西徐亚人相邻。西徐亚人（赛种）既不和希腊人同族，又不是希腊·巴克利王国（赛种）的臣民，在希腊人和西徐亚人（赛种）之间不能画等号。

王宗维先生认为，“敦煌”是族名，它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即吐火罗的简译^①。《山海经·北山经》、《水经注笺》卷二所记载的敦薨，其范围约当今巴龙台迤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直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地从族名的习惯，说明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民族敦薨人在此活动，时间从《山海经》一书成名的年代推测，约在中原战国时期。

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吐火罗是从东方迁去的，也就是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曾是吐火罗的根据地，当时的吐火罗人就生活在这里。根据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人译边疆地区人名、地名、族名的习惯往往取两个字简译，省去其他音节，这样，吐火罗就在《山海经》

① 王宗维：《“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

中译为“敦薨”，《大宛列传》中译为“敦煌”。因此，敦煌一名在汉代以前作敦薨，都源于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节，也就是说，敦煌一名是吐火罗的简译。

李得贤先生认为敦煌是羌语译音。认为河西走廊的庄浪，今藏语义为野牛沟，张掖的原意是野牛之乡。他说：“敦煌之为羌语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我曾为此遍询深通藏语文的专家，他们根据我的提示和设想，最终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对音来，这在现代的藏语中是‘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含义。”^①

谭世宝先生认为“敦煌”之名义完全是出于汉朝的汉族。他认为东汉应劭对于“敦煌”的基本释义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只是在近现代的国际敦煌学研究中，才出现了一些始倡于外国学者、后流行于中国学界的相反或半相反之说。前人所举的 Throana、Thagura、Thogara 等胡语地名，是否就是汉文的敦煌、月氏、吐火罗，本身就是众说纷纭的一些猜测。“敦煌”在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已经是中国的一个军事屯田地区名，至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便成为汉朝的一个郡名。可见其出处年代早于前述任何一个胡语词，故充其量只能说那些胡语是敦煌的译音，而不是反过来说敦煌是它们的译音。完全赞同东汉应劭的解释，理由有三：①因为孔子提倡“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见《春秋谷穀传·桓二年》），尊孔崇儒的汉武帝是不会违背这个原则的，所以汉朝既不会沿用最近被其驱逐的敌国匈奴的地名，更不可能采用在匈奴之前的族属和意义皆不知的“一种土名”的译音来作为一个新开疆而设立的重要的军事行政地区的名称。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四郡的命名，充分体现了对“名从主人”的原则的实行。②虽然汉朝人在新开的政区地名上普遍实行了“名从主人”的原则，但是个别的小地名或山水等自然地理名称也有沿用异族旧名的译音，诸如译自匈奴语的祁连、麟得，汉人都特别注明其族源和意思。所以藤田丰八以“此原

^① 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